



宋淑芬

民國41年7月10月

台灣省台中市

學歷／台大中文系畢業

經歷／曾任國中教師

現職／自由業

作品／〈塵網〉、〈彩雀的心事〉、〈她和貓的往事〉

尾聲

6

確定父親罹患胰臟癌後，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地暗中倒數著日子。

在此之前，我甚至不曾弄清胰臟在自身體內的位置，到書店查閱醫學書籍，終於求證了平日不嗜甜食的父親何以突然大量索食西瓜和仙草蜜的緣故——大夥還曾一致懷疑是糖尿病的症狀

也明白了胰臟藏身在其他臟器之間，一旦檢查出癌細胞病變，即已接近末期。

「一定是菸酒過量。他都是菸不離手，人未到就先聽到咳嗽聲。」

「我常常看到他書桌下擺著一堆空的啤酒瓶，聽說是一邊算帳一邊喝到天亮。」

嫂子們私下誇張地傳述著父親的病因，我那兩個傑出的醫生哥哥始終緊蹙著眉頭。

而我依然震駭於白紙黑字的「四至六個月的存活期」。那時刻，生命宛如盛裝在透明的沙漏中；一點一滴，明確可數地在有限的時空裏耗蝕著。這種感覺教人打從背脊裏竄起一股颼涼。

幾乎毫無爭議地，我們決定對父親隱瞞真相；雖然他在人生的戰場上從不認輸。

然而父親的形體和精神的委頓卻是肉眼可見的。那些紅紅綠綠的膠囊和大小藥丸，甚至無法抑制腹胃的絞痛；他吞嚥食物的間歇逐漸拖長，我經常得一再借助微波爐來維持牛奶的溫熱。後來母親終於把整盅清燉蛙腿和滷得透爛的豬腳讓我原封帶回去。

有一回我闖進房裡，正巧瞧見母親攙扶著父親站在小凳子上，他抬手試圖打開壁櫥內厚重的保險櫃，好幾次又力不從心地頹然放下。我使勁按捺上前幫忙的衝動，轉身退出。掩上房門時，清楚地聽到父親發出一聲又重又長的喟嘆。

5

在排泄功能開始失禁後，父親的肢體反應也明顯地遲緩僵硬，漸漸連起身行走都無從使力。透過醫院轉介，我們請了家庭看護來協助擦澡餵食。

「嫌東嫌西，給他糟蹋了幾十年還不夠？」

看得出母親的叨叨抱怨並非全然出自不堪長期照料病人的疲累，更是藉此掩飾日益深切的恐懼與不安。想到一向習於以父親生活為主軸的她，即將面對滿室無所依附的空虛，真是情何以堪？

「這樣不合作，誰也沒辦法。」小哥有時也會失控地揚聲制止父親一再伸手扯除橡皮製的尿套。

「我去買一箱成人紙尿布。」我背起皮包。

「他哪肯穿？買了也是浪費。」母親說。

我瞅著躺臥床上的父親。他一語不發，直視天花板的眼神裏只有自尊受損的屈辱與憤懣。

明知是該送醫院的時候了，一屋簷下的人居然很有默契地延宕著；彼此都知道那必然是父親人生旅程的終站。

儘管我們可以強迫自己不想，甚或駝鳥般地把無色無相的時間當作不存在；然而那些來者不善的癌細胞和病菌對人體的蠶食鯨吞，絕不會因為你的視而不見就此暫停。它們很快蔓延到父親腦部，並且引發中風性的癱瘓。

慌亂中，陷入昏迷的父親終於在一路刺耳驚心的救護車喇叭聲開道下，被送進醫院。

4

僅有的兩次住院，都是爲了迎接新生命的來臨。這一回，卻是眼睜睜看著生命無聲無息地從病房中消逝。

幾十個日子來，從醫院自動門跨進跨出的雙腳日益沈重；彷彿繫拖鉛球的重罪犯，牽牽絆絆地舉步維艱。

心情也被逐日絞緊的神經牢牢牽制著。

室外氣溫越來越低，我還是忍不住想開窗透氣。厚重的玻璃窗才拉開十來公分就卡住了，護士小姐說是預防病患「想不開」的必要措施。想到那個以絲襪在點滴架上自縊的女作家，就覺得真有多此一舉的荒謬。也慶幸父親的求生意志堅定，使我們的心境不致更形灰頹。

「妳爸爸脾氣真好。」每回對門病房傳來不堪病痛的患者拿醫護人員出氣的叫罵聲時，值日班的特別護士就由衷地感嘆著。

「他是很堅強。」

我們小心翼翼地把父親因水腫而纏滿彈性繃帶的腿墊高時，他依然緊蹙著眉，一聲不吭地忍受著神經被肌肉移動所牽掣的痛楚——事實上他四肢的肌肉早已硬化得無從下針，連維生的點滴都是從脖頸插注的。除了呼吸器外，腹側還插接著一條導流管；每隔一段時間，就得用人力把那些濃稠濁黑的膽汁壓擠到固定在床邊的塑膠袋裏。

看著護士小姐俐落地避開那些牽纏的管線，熟練地為父親擦身更衣或清理排泄物時，我也不得不認同她說的「無論你是什麼大人物，躺在病床上就沒有什麼尊嚴可言了。」難怪三國演義裏的莽張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一個「病」字。

而鎮日臥躺病榻的父親，除了昏睡，就是駭瞪著濁黃的雙眼，任憑醫護人員擺佈，或是安靜地聽著我播放的錄音帶。他的意識是否已經模糊得無視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自尊了呢？

只有一次，在我幫他拭淨唇角黃中帶綠的痰漬時，他忽然語氣含糊地問我：「是不是有很多

細菌？」我急忙否認。他又喃喃嘀咕這裏的醫生不行，要我打電話給南部某醫生。勸撫半天，他依然一逕搖著頭說：「不住了，我要回家。」

一股衝動上湧，我忽然覺得應該讓他回到熟悉的房子裏，躺在自己的床上。明知很難獲得同意，還是趁著小哥來接班後，特地回娘家與母親當面溝通。

推開父母親的房門時，當場被眼前的景象驚愕得僵立原地——偌大的室內竟是一片空蕩！連那張伴隨他們的婚姻走過近半世紀的老式木床也被拆卸一空，塵埃滿佈的地板上只剩四根柱腳醒目的痕跡。

鼻眼陡然一酸，我掩門退出，沒有再和搬遷到客房的母親打招呼。

3

凝視良久，仍然覺得那些印刷字體懸在紙上晃動，心思怎麼也無法集中。

再度以電話請示母親後，終於簽下手中那張放棄急救的同意書。

放下筆，我踱到窗邊，沒有勇氣面對熟睡的父親。

歲末天寒，醫院中庭的棚架上依然零散地開著幾朵紫紅的九重葛，水池邊的綠色盆栽也未因節候的遞嬗而褪色。有些病患還坐著輪椅在院子裏散心。

想到父親身上那些糾纏的管線，我很快打消推他外出的念頭。繼而想起日本小說裏那個以鏡

子爲臥病的妻子攝取庭園景色的丈夫；而這樣居高臨下的角度，就算有意效顰，只怕也無法將那些人工堆疊的景物攫捕到病榻前。

沉睡中的父親突然發出大聲呻吟，瘠瘦的臉上卻不見任何痛苦的表情，顯然只是潛意識的反應——聽母親說過：罹患鼻咽癌的祖父在彌留之際也曾這般聲聲呼喚他早逝的親娘——此刻，又是什麼樣的夢魘，才讓秉性堅韌如藤的父親做出這種駭人的反應呢？

我緊握他的手，像安撫噩夢連連的孩子。

父親醒後，又是一陣量血壓、測血糖的例行檢驗。只有在抽痰的時候，我刻意轉身避開，不忍見他滿臉掙紅的痛苦。

午後，母親娘家的親友連袂來探病。送他們出門時，舅舅還搖頭慨嘆著：「孩子太成器也不好。像我們這種不成材的，反倒可以留在身邊。」舅媽更毫不避諱地說：「一輩子做錢奴才，現在帶得走嗎？」

我咧嘴苦笑，瞭解他們全無惡意。

傍晚時分，父親又在睡夢中發出長聲呻吟。我才剛走到床邊，他忽然猛一痙攣，兩眼翻白，全身就持續地抽搐起來。

「快找醫生啊！」我急急吼著。

值班醫生推來一車急救設備後，護士小姐就把我趕出門外。

癱靠在病房外的牆上，我開始作深呼吸。

2

「不是說好不插管的嗎？」任憑醫護人員婉言解釋，母親依然氣呼呼地紅了眼眶。臨走前還抹著淚咕噥地咒罵著：「這些天壽人，沒看到他那麼艱苦嗎？」

父親雖已甦醒，卻是一臉木然，空茫茫的眼瞳宛若兩口無底枯井。好一會，才抬起虛軟無力的手，試圖去拉拔口中那條小指粗的「氣管內管」。

「那是讓您呼吸順暢的，不能拔。」我將他的手輕輕按下，也極力按捺自己胸臆即將潰決的情緒。

這種凌遲性的精神煎熬，直教人咬牙暗恨天地不仁。

轉頭拭去眼角溢出的淚水，拿起沾了開水的棉花棒，從固定膠管的繃帶縫隙間滋潤父親乾裂的雙唇；他僵拾在半空的手終於緩緩放下。

遠嫁岡山的堂姐來探病時，父親已又沉沉昏睡。

「叔叔瘦下來的時候，和我爸爸還真像。」伯父已去世多年，堂姐又提及兩家毗鄰經商的往事。

這段時日，所有親近的戚友一一出現在病房內。每個人在緬懷過去種種後，都不免抒發一番

人世無常的感慨。

這段時日，除了經常思索生死之謎外，也讓我想起許多想為父親做卻沒有動手做的事。

而父親日益呆滯的眼神和遲緩的動作，又使我誤以為他的神志已經全然喪失；直到那天他突然伸手指著護士小姐正在填寫的病歷表。

「您要紙筆？」

他的目光和手勢都沒移動。

把床頭搖高後，我扶著壓克力夾板。他僵顫的手指幾乎握不住筆，好不容易才在紙上劃了兩個叉。

「不是打叉，那是什麼？」胡亂猜了幾次都沒反應，我也焦惶起來。

「會不會是草字頭或兩個十？」護士小姐插口問。

靈光一閃，我想起那個年輕時曾與父親一起創業，而後遷居他鄉的老友。依稀記得他的名字中有個「朝」字。

父親吃力地點頭時，隱約還聽到他吐發一聲如釋重負的喟嘆。

我起身打電話給母親，強調無論如何一定要請對方儘速趕來見父親最後一面。

間清加護病房嚴格限制家屬探視的人數和時間後，我們決定不再挪動父親。

已經有過幾次，血液從氣管內管逆湧上來。癌細胞顯然徹底侵噬了他體內所有的器官。

護士小姐用粗大的針筒從管線外端注入冰水，再讓血水流出，然後又注入冰水……直到他的腹胃不再出血。

爲了不讓側躺的父親翻身瞅見那樣怵目的景象，我總是坐到病床另一邊，對著面無表情的他，拉雜閒扯著家中瑣事。

那天早上，我捧著一把剛買的睡蓮進入病房時，父親還沒醒來。

才剛把花插好，又瞥見血絲沿著他口中銜含的透明膠管緩緩滲出，鮮紅得宛如毒蛇伸吐的芯子。

這一回，再多的冰水也無法讓那些逐漸源源溢湧的鮮血凝結；而父親也因失血過多而陷入昏迷。

點滴架上懸吊的藥水瓶雖然緊急被換上血漿袋，滿屋的醫護人員和家屬都明白只是在盡人事。

最後那兩日，父親始終沒有睜開眼來。

坐在病床邊，我恍然悟覺「迴光返照」的不盡可信，也有些懊悔參與了「白色的謊言」——所有塵世的牽掛都未及交代就被迫猝然撒手；這對一向處事井然，鉅細靡遺的父親，該是何其不公平又何其殘酷啊！

把母親洗淨送來的衣褲收進抽屜，對她殷切交代護士務必「及時」為父親淨身更衣的叮囑，已然不再有前幾日乍聞大哥提及購妥墓地的震駭。

茶几上的經書和佛珠，是小哥昨夜留下來的。

坊間的書籍和媒體報導都曾證實人在彌留之際，靈魂會脫殼飄浮半空，俯視圍聚的親人和自己的軀體。而此刻，父親的魂魄是否停駐在伸手可及的空間？還是緩步通過時光隧道，冷眼回顧一生走過的苦樂悲喜呢？

生死的奧秘畢竟深不可測，一如千億光年外不著邊際的宇宙——儘管逐步下降的心跳和血壓指數，可以讓我們從顯示器上明顯地看到父親有形的生命正漸行漸遠。

0

人生的韓幕已落。借助強心劑拖長的餘音，終究戛然而止。

評析

顏崑陽

處理「父女親情」的散文，很容易氾濫著濃烈的情緒。這篇散文難得的地方卻是以冷靜而寫實的筆調，去描寫父親胰臟癌末期的病苦以至死亡，與家人親友所表現的態度。因此，它的意義不只在私人親友之痛，更主要的是觸及生命的尊嚴與死亡的奧秘這個普遍的問題。章節的設計，從6到0的標號，在形式上顯示了生命臨終，倒數計時的催迫狀態。所有作品中，這篇文章最為樸實、省淨而精確。而它的缺點，也就是太客觀、太實在了，以致對於超越經驗現象的生命意義，作者未能適度地加入主觀意象的暗示。